

我试图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图重新检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围，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缺失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是在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正编辑道来，我犹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我不能停，更不敢停，生怕再次失意。

马德理 著

杀父

马德理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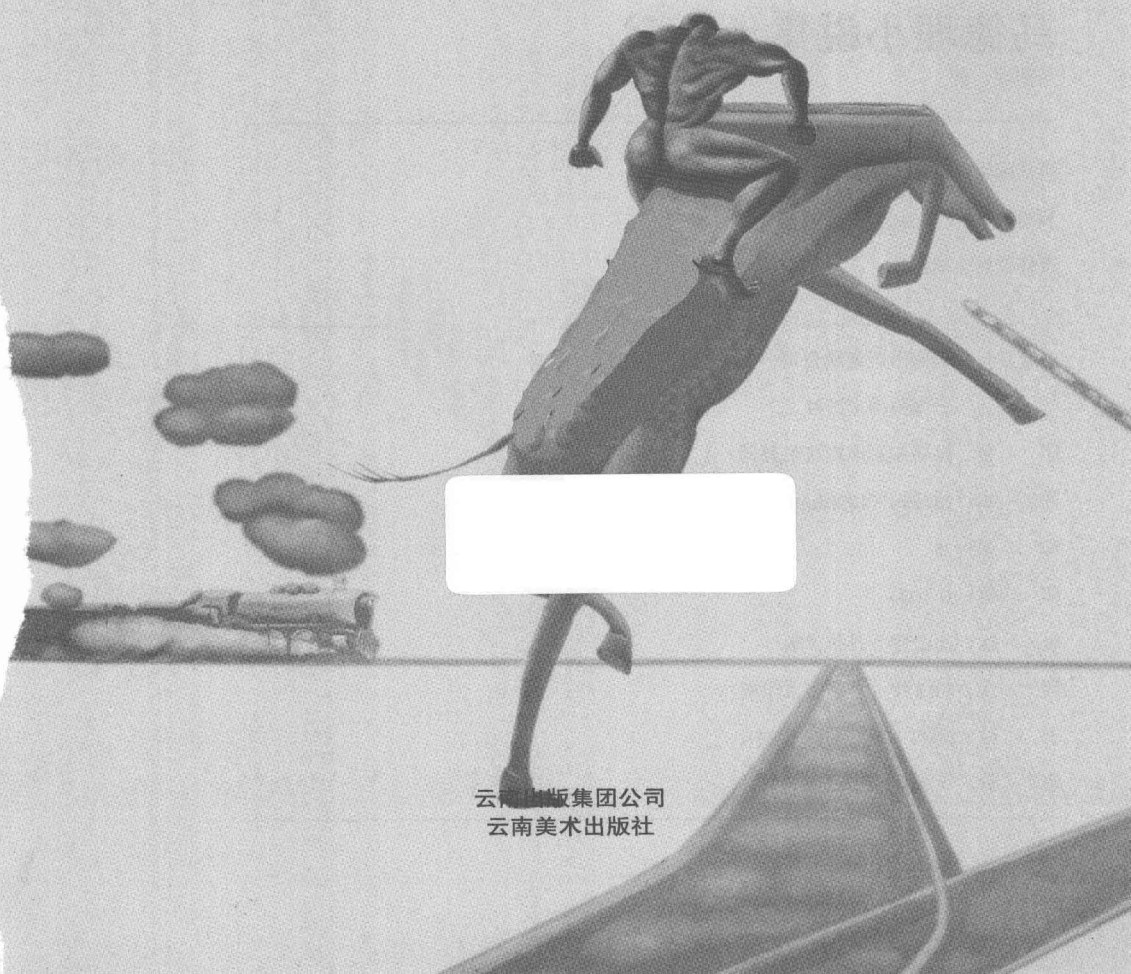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此书

献给我爹我妈；献给童年的伙伴；献给广大的同龄朋友们。

马德理小说集 * 杀父

马德理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德理小说集 / 马德理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

版社, 2012.4

ISBN 978-7-5489-0770-1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0303号

马德理小说集 * 杀父

马德理 著

责任编辑: 韩洁 张文璞

装帧设计:  · 文

责任校对: 胡国泉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 装: 昆明溢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0770-1

定 价: 78.40元(共2册)

自序

我的父母都是曾供职于前线野战部队的军人，我从呱呱坠地就随他们四处奔波，在居无定所飘浮游荡中长大，可以说走遍了祖国的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对于我，家的概念几乎就是从战士们大通铺里挤出一条狭缝，只有在紧急集合人去屋空后我才尽享舒展与放松。军号声中醒来军号声中睡去又在军号声中进食，只差没有在军号声中拉屎撒尿。映入眼帘都是喷着白色部队番号与编号的草绿色物件透着整齐威武与神圣。从头到脚被摘掉领章帽徽的衣裤鞋帽包裹着，口音南腔北调，行为一惊一乍。从母亲与保姆的怀抱中恋恋不舍挣扎着走出，换过无数所幼儿园，记不清念过多少所小学，三年级大概重复了两次停滞不前，四年级又坐火箭般直接升了初中，直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时父母离休还乡我们家才终于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路走来，曾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妙趣横生的事情，这些往事在我脑海里萦绕已久，只是怕没能力写出来，或是写出来就失去那种感觉没有了味道，一直就无从下手。长久以来，想写一部书的愿望却从未减退过，书的内容结构与形式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着，构思中苦于不知如何将漫长岁月里的零散片段连贯起来，将现实中众多人物身上的冲突集中于小说中谁人身上最为合适，谁最有资格充当贯穿始终的主角，哪些角色又是过场人物。其实，记得不止一个作家说过：“每个人脑子里都曾经精彩。”那么，情节与结构的编排，该依据什么原则呢？透过精彩的故事，我们将关怀什么呢？小说背后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呢？

从儿时起，我就酷爱画画，从临摹小人书到自由自在地涂鸦，画画不但让我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光，更让我在想象的世界中四处翱翔，自打萌发了写这部书的念头，我的大脑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回忆，渐渐地，记忆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只有小说才能展现丰富的内容，才能呈现人物的特有状态以及相对准确地营造时代的氛围，虽然还是惧怕自己没有能力，但俨然在忐忑中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我试图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图重新检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围，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失缺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是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正娓娓道来，我犹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我不能停，更不敢停，生怕再次失意。当然，这种记忆在小说里面被为所欲为偷梁换柱，虽根据结构与情节有所杜撰，但却是客观的。其实，小说开头时我也并不知道结尾，我沉浸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中，我被人物的命运

所吸引，我牵挂着他们，关注着他们，那个阶段，我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当这部长篇到了结尾的时候，我突然又萌发了要记录当下的念头，强烈的愿望使我难以自拔。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篇，这就是两部长篇的由来。

两部长篇，一部回忆过去，一部记录当代，走过了一个从相对有序到混乱无序的过程，话可能说得大了些，但是，小说至少表达了我个人身处这个时代历史建构的一些感悟，儿时，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那种独特的社会背景给所有人提供了特有的状态，那个状态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就是那个样子，就像现在也有一个社会背景，同样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状态，所以，作为人的精神性，才应该是一个真正永恒的主题。

无论何时，人们都生活在日常里，虽然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成人与成人，成人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按哲学家的总结，一般都会是孤独和社会交往两种状态，它包括婚姻、家庭、友谊、邻里及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都存在着爱与恨，悲与喜，生与死，迷茫和孤独等。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是否存在那种理想主义的爱？悲与喜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的生死是宿命的吗？迷茫和孤独是否与智慧有关？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只是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供我们选择性地书写，换句话说，就是它提供了具体的故事，任何时代都会有精彩的故事，现实所产生的形形色色内容丰富之故事在千千万万人的脑海里都会留下烙印。所以，故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透过故事，你关怀的是什么，你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我的写作试图关注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散失，这种散失到今天其实是愈演愈烈。因此，我想用事件本身来展现这个现象。

有哲学家说，在空间上有人把场景划分为自然和人工两类，自然是灵魂的来源和归宿，人造的屋宇是灵魂在尘世间的家园。在一个关注灵魂的人眼里，人和场景应该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如公园，它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自然和人造的结合，又比如城市，天空中的风景和下面的房子，总之，有无数的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场景，有些甚至在地底下。我很认同这种说法，这些场景的存在其实很荒诞，荒诞的同时，它又在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见证，因此小说中的场景在我叙述的结构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透过场景去观看去思考。今天，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挺进之时，随着老街老巷的消失，我们真的该忘掉过去的一切吗？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一切都统统抛到脑后，轻装上阵？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曾唤醒我们记忆的参照系不断消失模糊，我们是否有能力分辨哪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城市的旧貌可以被摧毁得面目全非，但脑海里的记忆却必须回复记录。当然，这些记忆的回复的确没有了什么实用性，更不可能帮助我们去清算历史或是其他

什么东西，但对于个人的精神体验无疑是重要的。面对今天，我们偶尔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诸如“大城昆明，谁的城市？”、“面对日益扩展的城市，下岗工人一脸茫然。”等，可惜，这些声音犹如一两个孤独可怜，即将死亡的蚊子在蚊帐外面轻声低吟，没有人会去关注它。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小说的形态也会不一样，故事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不变的是人们依然要面临诸多关系到灵魂深处的精神问题。两部长篇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死亡，当你亲眼看到有人在你面前死去，特别是自己的亲人，你会感到巨大的悲伤和无奈。毫无疑问，面对病魔，你无法选择战胜还是妥协，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战胜了，对于漫长岁月来说，还是短暂的，死亡最终还要降临，死亡是令人恐惧的，但是死亡其实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谁也逃脱不掉。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也是生活的一个组成。同时，死亡对人类又充满神秘，人们会感到好奇，没有活着的人会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滋味。还有，死亡的过程也是形形色色的，有时是出人意料的，有时又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刺激性。但我在小说里，并没有对死亡本身做过多的描写，死亡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我通过故事的展开，用事件本身来述说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讲述人在一种无奈状态下与死神相遇的事实。

第二个长篇的写作与第一部如出一辙，同样是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在给我款款道来，就像电影一样呈现在我面前，无论是杜撰的还是记忆的，都十分清晰，有关于政治的、文化的，也有两性的、同侪间的，人物在各种压抑、痛苦、欲望间挣扎，有试图突破出来的，也有平静忍受的，更有无奈宿命的，但这些情节我并不十分刻意地去描写，有的还掺进了些近乎抽象的意味，随着情节的展开，模棱两可顺水推舟地用一下，试图让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可以认为没有。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他们的命运，这个里面表达了人，在不自觉与无可奈何中让事物以一种特有的荒诞形式呈现出来。

有作家曾说：“回忆过去，用现在的知识体系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按小说的理论来讲，就是虚构，我们如果能感到虚构的真实，实际就是生活的真实。”毕加索说：“艺术是虚构的，但是凭这一虚构得以认识真实，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我们已体会的真实。”因此，小说的背后，就是试图表达一种观念，从人与人之关系引向有关对生命的思考，现实中，每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亲身经历着，之所以选择小说这种形式，其优势就在于我可以像绘画一样很主观地去反映客观，比如，压缩时段，有意将众多冲突集中于某人身上，让矛盾达到意想不到的巅峰。还可以制造事端来扼杀人的生命，生病、罪恶、车祸、地震、非典、霍乱、吸毒、强奸、器官移植等等，可以让其死，也可以让其继续活下去，人的生命面临死神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抹掉一两个人，也可以一下抹掉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更多，就像抹掉嘴上的油，更像

抹掉画布上的一块图案。当然，受字数的限制，令我们不能无限地描写下去，因此，就死人这个事而言，仅仅只是小说的一个结果而已。就像一幅画，你看到的只是最终完成的效果。而绘画的过程你不一定能看到，但是，过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作家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的精神体验尤为重要，试图将强烈的情感灌注到广泛的事件中去。前面说过，我在写作中尽情地体验人物的命运，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氛围里不能自拔，有时甚至是寝食难安。小说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作不同的处理，小说可以结束，也可以再开始。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都无所谓；谁成功，谁失败，都不必太在意。为配合情节而安插的山水风景也似乎并不美丽，那些或平静或悠长或猛烈的江河湖水、溪流潭水，那些高人云端连绵不断悠远深长的山峦，那些狂风怒号寸草不生的沙漠，那些同样高耸的冷酷的钢筋水泥，不时会带来郁郁相伴的寒冷，甚至是绝望与恐惧，同时又充满刺激。城中的高楼大厦，上下滚动的电梯，拥挤的人群，堵塞的车流，日益形成的城市峡谷，真是令人无处藏身。那些靠现代科技手段站在雪山之巅抖草旗帜接受曝光的成功者们，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征服自然或是战胜自我了吗？新世纪各类人才充斥在人们周围，经济背景下，专家学者比比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与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大学里各类高级职称者多如牛毛。生活中人们高谈阔论，无所不能。失意时悲观，得意时忘形，当夜晚来临时，内心在虚幻的各种场景中会产生强烈的谦卑，真不知何为现实何为梦，只感觉在那五彩斑斓中渐渐失去自信。网络游戏高手酣睡于白日，夜间生活在虚拟的斗智斗勇中，职业高手真刀真枪搏杀于青天白日，夜间却试图在他们的梦中寻找安慰。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光芒何时普照大地？

谁有资格来界定你的社会角色，你是成功者笑迎鲜花与掌声，还是失败者遭人唾弃，是金钱，还是权力，还是所谓的成就和影响力。殊不知，成功也是一笔糊涂账，无论你被光环萦绕，还是碌碌无为，现实中，我们的生活将永不停息地继续着，生活的难题不会因为你是何人就对你网开一面，该来照样会来，谁也跑不掉，死亡更是如此。大千世界变化莫测，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未知，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也许就是我迷恋沉浸在创作之中或更眷恋平凡的日常生活之原因所在吧。

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有假鸡蛋惊现的时候，不觉开动我那不甚聪明的、具有理科素质的大脑，穷尽我的想象，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制造假蛋的工艺流程，只觉得其一定非常复杂，也许还有造假鸡者，假鸡自然就可以下假蛋，也许他们的成本比真鸡下真蛋还要高许多，但在着迷于造假的人们眼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知未来还会有什么离谱稀奇的事情层出不穷，面对这个濒临崩溃的现状，想象不了未来，只好又回忆过去，我翻开了发黄的影集，同样发黄的老

照片映入我的眼帘，父亲梳着精致的分头，整结合身的中山装，或庄重威武挂着军衔的军装，他的双眼、鼻子、嘴唇，充满了自信与兴奋，这应该是摄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刚刚从战火中走来的他，流露了真心的安逸与满足。

我合上影集，挂着两行淡淡的泪水来到阳台上，有序无序的高楼铺天盖地拥过来，挤到眼前似乎瞬间就轰然倒塌了，灰飞烟灭，随即，楼群又如潮水般再度涌来，纵横捭阖，阳光穿过错落的缝隙无情地刺痛着我带泪的眼皮，扩张的城市正挤压着我的眼球，蔓延的人群或惊弓之鸟或漏网之鱼般龟缩在红花柳绿的伪装后面，要么哭泣要么狂笑，高楼的碎片在团团氤氲中正裹着人群由真实演变成虚幻，又从虚幻蜕变为渺小，犹如乱草丛一般正在远去，从湿润的眼眶中渐渐模糊，渐渐消失，连地平线也跳动含混起来。我又独自走在黑夜崎岖的山路上，电光下呈现出流动的蚂蚁，不知它们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电光也仿佛随之流动。充满牛马粪便的空间飘荡干草清香的山间土坡瞬间就被无情的混凝土浇灌成盘山而上的有序阶梯。穿梭在城市马路间，嘈杂喧嚣一路伴随，是谁制造了无序的嘈杂声和杂乱的街道？深夜关闭电视爬上床，在虚无中睡去，睡梦中醒来，窗外传来一片片机器的轰鸣，是谁把我抛回人间？我的家在哪里？是在那云层深处？大山脚下？还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当我近距离触摸真实，感觉不到流动的光影和空气。但我远离城市，远离人群，登高远望，看到了一片神秘而深邃的安静，看到了一片零乱而无序的安静，有时甚至如躯壳般死寂。尽管我知道里面活跃着无数的生命，我却似乎更需要这种安静，我飞不起来。

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异常挑拨的时代，好莱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百花奖、金鸡奖得主们在众目睽睽下踩上红地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也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踩上去了，天空中礼花四射，仿佛盛开的鲜花瞬间就凋零了，像是要强迫我们的印象，盛开与凋谢快速交替着，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开不败的花朵。四周不断充斥诱惑、刺激、疯狂的同时，更多的是无聊、空虚与无奈，越来越多的事情令人们不知所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也许是年龄一天天增大，或是什么原因，躁动不安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多少事，再也不能刺激我，再也难令我兴奋，只有那么一点点，就像被蚊子咬了一样，有那么一点痒痒，感觉到了就挠两下，再痒，就再挠，如果有幸连续不断地多挠几下，那就算是很激动了。那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有时甚至是见不得人的一点点，还保留着我的温度悄悄地存活在体内，还能不时提醒我感觉到痒痒，挠痒痒挠出了这两部长篇，这应该是令我欣慰的。

1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童年时代。一天，父亲吊着满脸的庄严肃穆与母亲交头接耳，母亲脸上乌云密布，父亲无可奈何异常沉重的样子，隐约中我听到了“换防”两个字。几天后，母亲在无限惆怅中带着我及简单的行李随父亲爬上了一列军用专列，黄昏中我们上路了。几天后，挂着几十节车厢的火车鸣着汽笛钻进了秦岭山脉。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头顶上闪闪的红星和领上的两面红旗时常给我带来莫名的优越感，我随时怀揣领章帽徽并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拿出来晃悠，想象自己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化身，心中冲动着无比的光荣与自豪。他们此时正随服役的部队全体转移到新的战线上去。绿色帆布包裹的军用物资像一座座小山排列在前面的平板货车上，后面一长串黑乎乎的闷罐车厢里挤满了干部战士，绿色的餐车和两节硬座车厢被挤压在中部，显得极不协调。随着汽笛的“呜呜”鸣叫，列车在前后两个机头“哧哧哧”吐出的烟雾中，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恍若一条孤独的长蛇，缓缓地爬进阴森森的洞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车轮与铁轨间的摩擦撞击声，进洞和出洞声单调地交替着，仿佛在低沉地吟唱。

列车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间穿梭，鸟瞰渐渐远去的铁轨和隧道，犹如一个虚假的沙盘，时隐时现的铁轨在深灰色的天空下显得异常冰冷，流动的车厢随着起伏的山峦投下跳动的鬼影。那转瞬即逝的云彩和月光投下令人难以琢磨的苍白。

昏暗的硬座车厢里坐满了妇女和孩子。过道上不时有人在穿行，有背枪的，有扛东西的，他们的身躯随自己的重心在摇摆不定的车厢中曲里拐弯地晃动。车厢两头的喇叭轮轴转似的播放八个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郭剑光高亢的唱腔回荡：“夜照征途风送爽，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啊。”哗的一声，我和几个孩子兴奋地拉开了车窗，无比响亮的金属撞击声似有节奏的摇滚打击乐器掩埋了车内的嘈杂，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煤灰顿时扑面而来，伴随着一股强烈的潮湿和刺激的呛鼻气息。车头和车尾的两个蒸汽机头扯开嗓子交替吼叫，尖亮的声音愤怒地划破夜空，列车爬出山洞，向坡下冲去，留下悠悠白雾在灰蓝色静谧深邃的群山间飘荡。

我们一帮顽皮的小伙伴们对着窗外的盘山路指指点点，一惊一乍地乱叫。

妇女们不耐烦了，她们躁动起来，几天来，她们在车上睡、车上吃、车上拉，头发散乱，衣裳邋遢，污垢满盈，油腻的脸上沾满了煤灰。经过几天的车厢生活，

一个个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有人喊：“关窗子，关窗子。我的鼻子里堵满黑灰了。”

有人骂：“这鬼火车，水也没有，停车也不开车门，老娘他妈的几天都没洗脸啦！”

有人焦急：“太烦啦，真是太遥远了，要坐到猴年马月才能到啊！”

有人安慰：“不要烦躁嘛，马上就到了，注意休息，下车还要搬行李呐。”

有人更焦急：“烦死我啦，忍无可忍了，你们天天都在骗人，昨天不是也说马上到吗？谁相信你们的鬼话。”

有人又安慰：“你真的不用烦啦，这次是真的，确实要到了。”

蓬头垢面的家属们东倒西歪布满了车厢，空气里弥漫着南腔北调的抱怨，窗子一关，四周立即充斥着一股股难闻的酸腐味。车窗像黑沉沉的大窟窿一个个排列着，深不可测。夜空中不时回荡着车厢间相互撞击的“咣当”声，人们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随着响声阵阵耸动。

这辆满载着军人和家属的军用专列，正在奔向祖国的大西北，这支部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刚刚参加完成修建成昆铁路的艰苦战斗，并以牺牲了许多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打破了成昆铁路不可建的谬论，创造了人间奇迹。当举国上下还沉浸在铁路通车的巨大喜悦中时，部队又将创造更新更大更惊人的奇迹，立即奔扑到青藏铁路建设的艰巨任务中去。

2

那年，我们一帮伙伴，都是些中小学生，有岳飞、岳云兄弟；有魏宝、李黔、刘卫蜀、严虹生、程小军；程小军的两个姐姐程民娟、程民莉；还有美女景琪等等。我正上小学，比岳云小点，我们俩关系最铁。大家都在火车里，跟随同是战友的父母们转战到西北去。

军列带着辎重及干部战士家属们在路上混混沌沌地晃荡了四天四夜，大家就快要熬不下去了，特别是妇女们已经出现了疯疯癫癫语无伦次的现象，即将崩溃之时，郭剑光突然在喇叭里兴奋异常地高腔独白：“沙四龙、叶思中，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然后，火车终于就摇到了那个叫疏恰的地方。

当时是严寒的十二月，西北大地冻得就像个大铁疙瘩。部队于凌晨到达疏恰，漫天乌云飘浮在深灰色的天空里，仿佛凝固般地笼罩在火车站的上空，火车似银白色的冬眠长蛇载着部队将士和家属慢悠悠地爬了进去，刚停稳，几十辆草绿色的“伊发”大卡车就摇摆着车厢驶进了站台，像一条条忠实的大狗一样欢迎主人的到来。“伊发”卡车的体积比一般卡车要大一号，那硕

大的车头向前伸着，车屁股里冒着黑黑的浓烟，空气里充满强烈的柴油味，我们似乎只在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里见过，在当时司空见惯的解放卡车里显得很出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觉得仿佛威风凛凛的德国鬼子来到了面前。干部战士们强打起精神，开始排成一条条队伍传递着往卡车里搬运物资。家属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在堆放的行李中翻腾自己的家当，岳云他爸中等个子，看上去很消瘦，嘴里衔着哨子，硕大的棉帽挂在腰间晃晃悠悠地拍打着他的屁股，他正满头大汗地协助车队的领导调度着那些被叫做“伊发”的大卡车。他那几乎是皮包骨头的脸被自己呼出的热气笼罩着，像开锅的一笼馒头样蒸腾。他是这支部队的第一把手。几个穿四个兜的干部走到他身旁，其中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高个把手里的一沓黄纸递到岳云他爸的手上，他喷着热气，吐着白雾说：

“老岳啊，这是人员的清单，我们再到老马那边去点一下设备和警卫排的武器弹药吧。”

这个人是程小军他爸，党委委员，五大常委之一。

几个人走到一段仅有的带顶棚的站台处，地面相对干燥些，这里堆放着弹药箱，岳爸靠在箱子上喘了口气，显得很疲惫，他散了一圈烟，大白胖子给他点上，他刚吸了一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边咳边说：

“老马啊：老程和我那边的物资都装好了，东西完好无损，各团报上的人员一个不差。你这边咋样啊？”

这时，卸了货的货车厢连接到其他铁轨的列车上，发出“咣当当”的撞击声。老马就是我爸，他也是党委委员，也属五大常委。我爸抬头穿过顶棚的缝隙看看天，又挥拳轻轻打了两下弹药箱，不无忧虑地瞪了一眼对方说：

“短枪先交给个人保管，弹药和长家伙暂时由警卫排保管，等我们军械库的地点确定后，个人不想保管的再交回来。这鬼天气，就是小时候在我老家也少见，咱部队多数是南方兵，我们要注意千万别让他们生病，绝对不能造成非战斗性减员啊。老岳，你这身体，怕是不能再耽搁了。”

岳爸也不理会我爸，故作精神挺挺胸扭脸对程爸说：

“身体不碍事，你负责告诉你老婆尽快把预防药发到每个人头上。”

乌云似乎散了些，灰白的天空像一张薄纸，有几只老鹰在高空展翅飞翔，遥远的天边露出了淡淡的山影。一个浓眉小眼的干部走过来，看上去显得很精干，他边嚼馒头边说：

“你们辛苦啦，吃点东西吧，我这边一切很好，放心吧。”吐出的白雾顿时模糊了他的脸。这个人是严虹生他爸。五大常委之一。

这时，一个又黑又矮的胖子小跑着奔过来，他棉帽上的系绳一飘一飘地

跳动，军棉袄被肚子绷得紧紧的，随着他喘息的节奏一起一伏着，臃肿的姿态显得有些滑稽。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不好了，家属那边出事了！”

岳爸从靠着的弹药箱上跳起来，一脚踩灭了大半截烟，又搓了两脚，十分焦急地问：

“老魏，出什么事了？”

“我们准备安排家属回驻地，清点了五六遍人数，发现实际人数与家属名单上的人数不符，少了一人。”

岳爸猛咳了几下，又靠回弹药箱上说：

“我操，还真他妈的出事了！”

程爸对着浓眉小眼说：

“老严，我就说老魏一个人忙不过来，正想让你过去帮帮他，你看，你看，出事了。”

我爸摘下眼镜用手套擦了擦镜片，戴上后又扶了扶镜架说：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前，先不要下结论，老魏，少了个什么人？”

“经过排查后，我们已经确定是一个孩子不见了。具体是谁家的还不知道。”

答话的正是常委之一的魏宝他爸，五大常委悉数登场，这就是该部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

突然，“啪啪”，两个弹药箱摔到冻土地上，扬起一股灰尘，岳爸也随之向后倒去，他四脚朝天地滚到地上，箱子的盖子震开了一条缝，几盒子弹跳了出来，又有四五发子弹从盒子里滚到岳爸的周围，他半卧在地上，顺手捡起一发子弹捏在手里，严爸一个箭步冲上去，试图拉他，被他伸手拦住，他像夹烟一样夹着子弹转动着，头贴在地面上叹息一声：

“妈的，真是乱弹琴，咋办呢？谁家的小兔崽子？这当妈的是咋整的，太不负责任了。”

站在旁边的警卫排长迟疑了片刻，才如梦方醒地冲向弹药箱。他重新码好箱子，心里不禁有些纳闷，他悄悄瞅瞅岳爸那瘦弱的身体想，这箱子也不轻啊，他怎么就能靠下来呢？真是见鬼啦。

程爸也蹲下那高大的身躯去拉他，显得有些笨拙：

“起来吧，地上太凉了，小心冻坏了身子。”

这时，广播里程小军他妈的上海普通话一遍遍喊：“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战，二号站台准备了柴胡汤，请全体指战员包括家属抓紧时间自备餐具前来领药。”顿时，周围人员乱哄哄地骚动起来，卡车连续不断地从身边嗷嗷叫着驶过。

“人可不能丢啊！我们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几天几夜，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会在小河沟里翻船？”不知是谁冒出一句。

岳爸仍然躺在地上，一只手按了按自己的腹部，他抬起头来，再次强打精神，又咳起嗽来：

“我们五个马上开个常委会，面对新的情况，重新做一下分工。先尽快搞清这孩子是谁，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

当时，部队的行踪是保密的，我们跟着父母，并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因为腻歪了上学，所以，这一走就犹如自由飞翔的鸟，火车上的生活既充满新奇又刺激好玩，所以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爸他们就是今天早已经解散了的铁道兵，虽然今天青藏线已经通车了，但我爸他们当初并没有将铁路延伸到拉萨，我们这些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部队到了那个至今依然恹恹的地方。当时部队有好多父母都是军人的家庭，就像我和程小军、刘卫蜀等，我们的母亲们以极高的革命觉悟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即使心里想不通，嘴上也毫无怨言，也不能更不敢有怨言，谁让她们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有好多父亲是军人，而母亲在地方工作的家庭，大多数的母亲都不愿意跟部队走，但最终还是妥协地辞了职，颠沛流离地跟部队转战南北，这些人早就没了工作，成了彻头彻尾的随军家属。她们的孩子要么自己带着，孩子太多的就留下些给外公外婆。比如魏宝他妈就只带了魏宝跟着部队走，而魏宝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就留给了他的外婆。只有极少数的母亲坚持带着孩子留在南方过长期夫妻分离的日子，在那尴尬的革命时期，这种事也习以为常。只是岳云家要特别强调一下，岳爸的老婆非常强硬，不但坚决不挪半步窝，还把两个儿子推给了重担在肩的岳爸，更可恨的是她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岳爸离了婚，这种行为上纲上线的说法简直是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因此在当时，离婚，对于岳爸这种角色的人，无疑要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果然，岳爸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关于他的离婚，背地里常常遭人唾弃就使得他除工作压力外，还要承受巨大的家庭压力。这些，都是最终把岳爸的精神和身体推向深渊的原因之一。

再说，部队换防的专列从大西南到大西北，磨磨唧唧地行驶了四千多公里，一路经过了上百个大小车站，全体军人和家属共几千人，要是在半路上落下一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为防万一，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一般停车都不开车门等。虽然这引起了家属们的强烈不满，但还是非常强硬地执行了。可如今还是丢了个孩子，想要找回来，犹如大海捞针，真是谈何容易啊。

此刻，站台上有些领药的人们窜来窜去，也有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蹲的蹲，坐的坐，一堆堆地正在胡乱吃着晚饭。突然，起了大风，人们垫在屁股下面

的废报纸打着漩地乱飞，有人捂住饭盒四处乱窜，有人盖起饭盒停止吃饭蜷缩在大衣里。顷刻间，所有人都似乎凝固了一般在风中不动了。程爸站在岳爸旁边，看看四周席地而坐的人们，头都埋了起来，就像收割完的麦田里剩下的一堆堆草垛子。一股荒凉失落之感袭上心头，他不由地拉了拉自己大衣的毛领，脑袋往衣服里缩缩，关切地说道：

“老岳啊，你看，到现在也没查出是谁家的孩子，这个老魏真是，怎么搞的。我看你的胃病又犯了吧，要不你先回住地休息，老马他们第一批物资已经安排走了，第二批马上出发，你就随车先去吧。”话音不知被大风吹向何方，岳爸似乎只听到个胃字，心中的火莫名地往上蹿，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怎么都一个腔调？不要老是我的胃，胃什么的，我没事，你想回去你回去，不找到孩子我死也不会回去，不行的话，我要亲自核对。”岳爸跺了跺脚上带雪的泥水，甩开程爸，走了。以岳爸程爸的老交情，程爸是不会计较的。

“唉，你的身体早晚要毁在这个倔脾气上啊。”程爸边说边下意识地左顾右盼。

此时，我和魏宝、李黔、刘卫蜀、严虹生、程小军、程民娟、程民莉，蜷缩在一堆辎重后面，盖在上面的大块帆布边沿已挂满了透明晶亮的冰柱，岳飞正暴跳如雷地冲我们训话。他的意思是我们把他弟弟藏起来了，他说趁大人还没有发现让我们乖乖地交人，不然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可我们也不是吓着长大的，大家没有搭理他，也不知道是假装被他吓着，还是从来没有置身在如此寒冷的地方，南方生南方长的孩子更没有见过利剑般的冰碴子，一个个边拍打冰柱边上下牙打着哆嗦。我确实不知岳云是何时何地失踪的，现在才突然发现岳云不见了。仔细想想，我说，从一上车我就没有看见他，会不会没有来，和他妈留在了南方？要么就是半道上从窗子里翻下去没有上来。岳飞听我这么说，顿时吓得脸都白了，泄气地软了下去。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搞恶作剧，岳云一定是半道上丢了。

岳爸嘴里的哨子嘟嘟地响，他强打着精神，亲自调动着全体家属，一家一组地分开，一窝窝有条不紊地站在站台上，本来应该一目了然，可有些顽皮的孩子，就故意叫喊戏闹，用喷出火舌的电池冲锋枪四处扫射，间或跟踪魏爸的身影摇动，除假枪的机械嗒嗒声还补充了嘴里的啪啪声，并伴随口哨声此起彼伏，他们还武术般地厮打玩耍，又吵又闹，一直无法安定。场面显得很凌乱不堪。魏爸跑前跑后地穿梭在这堆顽皮的孩子间核对着，臃肿的身躯更显疲惫。自从凌晨火车到达，岳爸就一直忙到现在，一整天了，东西也没顾得上吃。辎重虽然也运走得差不多了，可人员大部分还滞留在火车站上，

他抬头看看天，夜色犹如火车冒出的黑烟正逐渐弥漫开来，灰白的雪花在布满黑烟的空中飘来飘去。他心急如焚地接着吹哨子，口水从含着哨子的嘴唇边流淌出来，正滑进脖子里，他闻到了一股霉臭味，背上透心地发凉，头上冒出了冷汗，胃也开始隐隐作痛，他用手狠劲压住腹部，不由地又自言自语叹息一声：

“真倒霉，惹了这么个烂摊子，家属可比部队难带得多啊。”说着，下意识又抬头看了看天，此时，他眉毛、鼻子、嘴唇沾满了雪花，大块的雪片摇摇摆摆地散落下来，两三米开外一片茫然，能见度越来越低，他真怕丢失的那孩子没找着，再弄出点其他事，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大喇叭在白茫茫中火急火燎地奏起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序曲，飞快的节奏搅得岳爸怒火中烧，他突然仰天狂吼：“老程，你老婆喊喝药就喝药嘛，他妈的打的哪门子的虎啊，你们两口子真是尽跟老子过不去。”脸上的雪花随着叫声纷纷飘落，仿佛只有自己听到了喊声，周围并没有人搭理他，他又接着喊：“老魏、老魏。”

我们几个刚下车时接受了魏爸的第一次清点后就跑到了帆布包堆里，正躲藏在盖布下东倒西歪地想着各自的心事，大雪将盖布压得就要贴在我们的脸上了。布里黑乎乎带有几分恐怖感。夜幕降临寒冷加剧，雪又大得可怕，再加上岳云失踪，大家都觉得越来越难玩了，心情一落千丈。由于少了我们几个，岳爸他们在外边点人是越点越乱，帆布包外面不时传来岳爸歇斯底里的叫骂声。为了增加能见度，几辆车灯与站台上的照明灯同时打开，雪也小了些，突然，先是“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轰”一团火球从不远处一辆装满物资的卡车厢里飞速地滚出来，火光划破了寒冷的雪夜在潮湿坚硬的冻土地上跳了几下，熄灭了，大人孩子在一片惊呼声中乱作一团，熄灭的火球正好落在一辆卡车的车灯光束里，其他车灯纷纷熄灭，像舞台话剧刻意制造的效果，四周的人们迅速围拢过来，不远不近地站着，像观众般屏住呼吸等待剧情的发展，魏爸仿佛其中一个演员正在表演，朝着火球的方向扯着嗓子喊：

“刘干事，怎么回事？”

外围的黑暗中传来：

“这是医务室的药品车，可能是什么药物发生反应了。”

魏爸焦急地继续扯着嗓子喊：

“你的药品会爆炸？固体还是液体，包装出了问题吗？不会是我们施工用的雷管吧？”

程爸也急了，他的嗓门更大：

“刘干事，到底是医务室的药品车还是装施工设备的车，你赶快检查一

下。”

我们几个先后从帆布包堆里跳出来，纷纷寻找最佳的观看位置，或车厢上，或布包顶上，目光越过大人们头顶，大气不敢出，眼巴巴直勾勾地盯着。此时，四周死一般的沉静，帆布包上突然传来一声炸雷似的屁声，隐约中似乎是程小军在努力憋住自己的笑声，不知谁爬在包上面，人群传来小小的躁动但立即就平静了，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影响严肃的氛围，岳爸更是毫不理会，显露出了一个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和果断。只见他在魏爸和程爸的喊叫声中，在程小军的响屁声（姑且认为就是他）伴奏下，异常镇静地走到熄灭的火球旁，蹲下身，将鼻子探过去闻着，然后他站起身来，一边后退，一边从裤腰处掏手电筒，他自言自语地：

“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小心，离远点，可能是炸弹！”朦胧中有人叫喊。

岳爸退了两步停下来。他把硕大的棉帽向脑后推了推，提高了音调：

“大家往后退出十米，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靠近，保持镇静，别乱动。”

“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吧，应该派警卫排包围卡车。”在哗哗啦啦的脚步声中有人议论。有人被挤到了站台的边缘，跳到下面的铁轨上，搅得石子乱响，现场的气氛异常紧张。

“不会吧！可能是药瓶打碎了，几种药品发生化学反应，把东西炸出来了吧！”又有人小声议论。

“像个软布包，你看！你看！还动呢。”有人大声叫。

看岳爸没有吭声，场面又安静下来，卡车灯大概时间开长了，开始发黄暗淡，司机打着了马达充电，机器的轰鸣打破了死寂。

岳爸打开电筒，刺眼的强光射向那东西：

“他妈的，是个人！怎么？一个小孩！”

“动了，动了，快看，还冒烟呢！”又有人叫喊。

电光下只见那黑乎乎的东西慢慢从地面升起来。

人们惊呼着。“人、人！真的是人，是人、是人！”

那站起来的人敏捷地脱掉冒烟的外套，被雪水打湿的外套保持着人身的轮廓坠落在泥水混杂的雪地上，那人露出矮小且瘦弱的身躯。电光划过他的小脸，他伸出双手试图抓挠阻拦凶狠的强光，但马上又缩回双手试图蒙住自己的双眼，两个动作交替着，苍白的脸上似乎还挂着两行泪珠。正当人们想要辨认此人时，电筒突然熄灭了。沉默，沉默了大概一分钟，现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卡车的光线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反而彻底熄灭了，在雪地反射出的微弱光线中，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在冷风中一瘸一拐地向岳爸慢慢移动，他苍白的脸上似乎湿漉漉的，沾满了雪水和泪水，尖尖的脑袋上覆盖着黄黄的头发，零乱的细发在晃动中向下滴水：

“爸爸，爸爸。”

微弱的声音从挂在脸上的小嘴中发出来，两片嘴唇仿佛薄纸在颤抖，两团小小的白雾萦绕在他嘴边。

“岳云！岳云！岳云！……”

岳飞、我、魏宝、严虹生、程小军，我们从不同的位置，一起大声叫着。

岳爸一个箭步冲上去，他嘴里咆哮着：

“岳飞，你个不听话的兔崽子，让你监管好岳云，你他妈的给老子失职。”同时举起了五节电池的粗壮电筒，向小儿子头上砸去，刹那间，电筒飞了出去，“啪”、“哗啦啦”，一辆大“依发”的车窗玻璃代替了岳云那幼小的脑袋。早已站在岳爸身后的程爸一个箭步上来打飞了手电，并从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叫声：

“老岳！你太冲动了，找到孩子是好事，应该高兴才是啊。”

岳爸失去了重心，又一次重重地摔在硬邦邦的冻土地上，像岳云一样，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侧着身体倒下去，头瘫软无奈地垂着，仿佛失去了脖子的支撑，浸泡在肮脏的雪水里，显得十分惨淡。

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混沌的空中有种摇摇欲坠的单薄感，残缺的月亮像难以融化的冰块不知不觉镶嵌在遥远的天边。岳爸刚到新的目的地，就被自己的儿子搞了个“下马威”，为此，他十分沮丧，觉得自己这个第一把手在部队的众目睽睽下丢了份，很没面子，关键是他不想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暗地里看笑话。就这样我们到疏恰的第一天，就领略了西北高原那瞬息万变的魔鬼天气。同时，岳云事件也让大家的情绪十分低落，这似乎意味着接下来将要不断发生些离奇古怪的事情。

关于岳云的失而复得，岳爸一直试图从岳云嘴里问出个子丑寅卯，但岳云却真可谓打死也不说。也由于他的死犟和自己的亲爸爸结下了梁子。当时我也不太理解他为何要这么死犟。那时，家家都有一大堆孩子，虽谈不上对父母有多么亲热，可像岳家这么极端的也少见。也是事出有因。我是这样推测的，一种可能是他在火车出发前悄悄从岳飞身边溜到了前来送行的妈妈身边，而他妈妈又强行把他塞进了装药品的闷罐车厢里。另一种可能是半路的某个夜里，列车靠站时，他跳出硬座车窗外试图回去找他的妈妈，可下车后，茫然中不知所措，恐惧中又爬进了闷罐车里。总之，他并不想跟着爸爸走，